

bayue de nianjie

八月的年节

一个土著堡子的生存仪式

焦虎三 著



bayue de nianjie

焦虎三 著

八月的年节

一个土著堡子的生存仪式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月的年节——一个土著堡子的生存仪式/焦虎三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4
ISBN 978-7-220-08080-7

I. ①八… II. ①焦…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四川省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0280 号



BAYUE DE NIANJIE

八月的年节

——一个土著堡子的生存仪式

焦虎三 著

周万龙 胡小平 焦虎三 摄影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唐海涛
马欣晖
古 蓉
蓝 海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 @ mail. sc. cninfo. 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蜀印刷制版中心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34mm

字 数

165 千

印 张

10.25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8080-7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八月的年节
Ba Yue de Nianjie
布衣贵族的生存仪式

目录

Contents



序 我们或他们的面孔 / 004

第一章 走近土著的尔苏人 / 007

守望诸神的居所 / 010

一个堡子的地理肖像 / 013

神秘的人类起源传说 / 017

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 019

第二章 一个蟹螺堡子的符号 / 023

犁鸟（高山的） / 024

鲁苏（原住民） / 026

糍粑（农耕文明） / 028

萨巴与素尔（和尚） / 030

觉（白石神） / 032

麻柳树（神树） / 034

姑（儿）扎子（还山鸡节·尔苏年） / 036

莫斯查几（开路送灵） / 038

萨巴文（尔苏图画文字） / 039

“格希”（《母虎历书》） / 041

十二兽记时 / 043

神台（木石民居） / 043

觉里满姆（尔苏民歌） / 045

第三章 在死亡的头顶飞奔 / 047

房梁被扭成了麻花 / 048

在死亡的阴影之下 / 050

一切都似飘动的风筝 / 052

我给你们烧纸钱了 / 053

第四章 最后的萨巴与素尔 /056

一个村民节前的忙碌 /056

一个素尔家族的传奇 /059

“素尔场景”的变异 /063

一位年轻萨巴的困境 /067

这是行动者的决定论 /071

第五章 堡子的仪式时代 /073

玉米地中的神秘墓茛 /073

两个部分的节日 /077

堡子的仪式时代 /079

三代人的经堂会 /081

神树遮盖的集体净礼 /085

一个内部开放的空间 /088

第六章 大地的一粒种子 /090

正在弥漫的边缘 /091

白公鸡的守望者 /093

两个隐秘并存的空间 /098

未曾“开路”的奠念 /102

第七章 神树前的小宇宙 /107

穿越“火焰山”的人 /109

石头与树的神性祭坛 /111

三物一组的小宇宙 /115

“罗作摸”的巫戏 /119

第八章 破译尔苏人的密码 /123

一段神秘莫测的历史 /124

一位学者的三段论 /125

俄国探险家的旁证 /128

一个最隐秘的符号 /131

邛人消失在哪里 /135

第九章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 /138

堡子的源流与“长毛” /138

解读紫打地的谜团 /140

“长毛”真实存在过 /143

追踪“长毛”的后裔 /146

鸟儿飞向陌生的大地 /149

第十章 一年以后的叙事 /150

王萨巴的传承 /151

汤福华的生意 /153

母树终于倒下了 /154

适应更强的光线 /158

后记 /161

跋 /163



我们或他们的面孔

在维多利亚时代（1819~1901），那些讲究的女人们出门前，常把压榨出来的颠茄（一种茄属植物）汁液滴入眼睛中，据说，这样会使瞳孔扩大，而使眼睛在社交中显得有神，自己的面孔变得更富魅力。当然，这一做法也有另一个隐秘的目的，即让自己看对方的面孔更加清晰。

这是美国女作家、学者黛安娜·阿克曼在《感觉的自然史》一书中为我们提供的与人类眼球或凝视有关的一段趣史：

对于我们来说，只有在用眼睛来观察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才充满着信息和感官上的美丽。很可能抽象思维是从眼睛竭力对看到的东西进行理解中进化而来的。我们体内百分之七十的感觉受体都集中在眼睛里，我们主要是通过看世界才对世界进行评估和理解。

《感觉的自然史》，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在这段阐释中，她说明了“看”对于人类认知与存在的重要。对世界的理解，对更多人类存在状态的体悟，是社会进步的源泉，也是人探究自我、追求人性完美的天性使然。当人类学从传统的书斋研究进入田野考察时代后，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系统提出了方法论上的革新，他认为，观察法的研究方式，必须让自己真正参与到所调查对象的活动之中，而最后完成的民族志应该呈现调查对象的想法与世界观，从而让读者理解不同文化（自身与当地）之间的差异，进而认识自身的本性。在这种方法中，凝视下的“面孔”

存在着一种互换与对应，我们凝视其他的面孔，从而最终，再返回凝视并重新认识我们自身。

这一切观照与凝视，并不是文化人类学与历史或哲学的学术门类独自完成的工作。美国佛蒙特大学人类学系荣誉退休教授威廉·A.哈维兰在他那本让其名垂青史的《文化人类学》论著中，将人类学定义为“研究任何地点、任何时代人及其行为的可靠知识”（《文化人类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这样宽泛的定义，其实已经揭示“凝视”的学问完全是和我们每个人、每张面孔息息相关的事情：我们既是这门学科的被观察者，也是这门学科的创造与参与者。再推而广之，人的学问，这并不是一门只与书斋和论文相关的学科，它延伸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影响到我们对世界、他人以及自我的评价，影响到我们行走的区域与步伐，最后决定了我们的凝视，从而也会改变我们的面孔。以色列诗人耶胡达·阿米亥在诗歌《名字、名字，在他日，在如今》中写道：

我在罗马的露天广场，曾看见一个妇女
在街角等人。我不知道她在那儿
等了多久，也不知道那个失约的人
最终来了还是没来。当她死后，上帝
会跟以往一样，轻轻撬开她的头，
窥视她真心爱过的人的名字。
可那不会是主的名字，决不会。

在所有文化与民俗研究与表达的背后，我们耐心等待与凝视的，永远只能是人的形象，永远只能是人的生活与情感。在生存的时空中，一切学识的终点终将返归人类自身，就像罗马的露天广场上那位妇女头颅中的某个姓氏，这是属于人的名字，它清晰地指向某张现实的面孔，指代出一段日常生活的故事，而非虚无缥缈的幻象或神谕。一切正如恩格斯1844年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所言：



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论宗教问题》，
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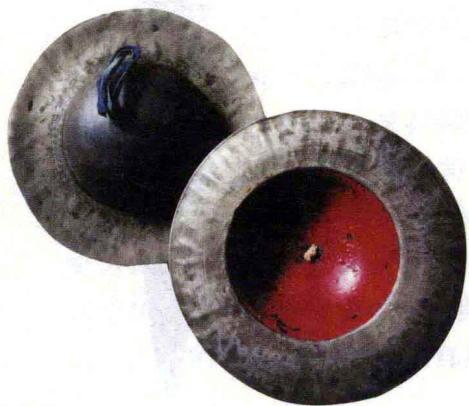
《八月的年节》是一本凝视后显现“他者面孔”的人文地理图书。本书凝视的对象是集中居住在四川崇山峻岭间、鲜为人知的稀少族群——尔苏人。在我的心目中，学术与通俗并没有本质的矛盾和冲突，正如德国学者、文学人类学大师沃尔夫冈·伊瑟尔对人类学学术基石与历史元素重新阐释的那样，现实、虚构与想象之三元合一的关系是一切文学文本存在的基础，这三者合一的关系，同时也是人类学文本存在的基础。当国际级的敦煌研究学者、英国人苏珊·惠特菲尔德用小说体，以十位历史人物的故事来完成自己的学术著作《丝路岁月》时，这部极富想象力、文学性极强的专著，以其无可置疑的价值告诉我们：即使是纯粹的学术著作，它与现实的关系也具有诸种可能；即使是学术文本的显现，它的体例也是丰富多彩的。正如大千世界充满离奇与未知一样，学术的空间也需要“时间的摆渡者”。

与我理解的人文地理或文化人类学的最终意义一样，我想，此书存在的价值，并不在于揭秘原住民与众不同的民俗与生活，也不在于发现历史的所谓真相和故去。它的意义限于，不同角度的书写与阐释，众多鲜活面孔的故事与纠结的情感，最后组成一面清晰的镜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照见自己，照见这个世界。

这种境界，我个人认为，其实，应是每位民俗学深入者必须具备的常识，虽然，它离严肃的书斋式学术可能还比较遥远。

毕竟，一切文明或文化的存在，符号的确立和传播，都以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认识人的自身，进而认识这个世界，是每位生存者一生中都在孜孜不倦完成的工作。

薄言浅识，是为自序。



走近土著的尔苏人

2008年8月~9月

第一章



我朝天空扬起脸，
那磨损的字母之巨石，星星
对我一无所言。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文盲》

四川省石棉县位于雅安市、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交会处，横断山脉腹地，是我国西部民族走廊上的重要驿站。因其在“藏彝通道”上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汉、藏、彝各民族和睦相处的背景下，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化。石棉县内藏族人口共有一万多人，以松林河为界分上下八堡，松林以北居住着说“木雅语”的木雅藏族，松林河以南居住着说“鲁苏语”的族群身份神秘的鲁苏藏族——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将这一人数稀少的族群总称为“尔苏藏族”，也称之为“尔苏人”。尔苏藏族是大小凉山地区原住（土著）居民，主要分布于四川的石棉、汉源、甘洛、越西、冕宁五个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中被划入藏族。尔苏藏族其下分为东部方言区（在石棉、汉源、甘洛、越西一带）、西部方言区（木里、九龙等县）和中部方言区（冕宁县东部地区）三个支系，其自称有所区别。居住在甘洛、越西、汉源的自称“尔苏”，居住在冕宁县东部地区的自称“多续”，分布在石棉的自称“鲁苏”，分布在九龙、木

里以及冕宁县西部地区的自称“栗苏”。到目前为止，在以上三个区域的尔苏藏族人口共有两万多。而分布在石棉的自称“鲁苏”的支系，人口有六千人左右，主要分布在大渡河沿岸的新镇乡、迎政乡、宰羊乡、新民乡以及属大渡河支流的松林河一带的蟹螺乡。

据2008年参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调研的音乐家咸兆云介绍，在石棉地区，大渡河沿岸的“鲁苏”族群其文化与民俗已基本淡化，只有地势更为僻远、交通极为不便的蟹螺乡江坝村五组，其“鲁苏”族群独特的文化与民俗特点，至今保存最为完整，“但其人口不到三百人，占尔苏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其文化如今已岌岌可危”。当我试探着问他对尔苏文化未来走势的判断时，这位至今为止搜集并整理尔苏民歌最为齐全的研究者，回答的语气已充满迷茫与无助：“就是在蟹螺乡，现在年轻人，已几乎找不到会说‘鲁苏语’的人了，消失是早晚的事情了。”

2008年9月，就在四川石棉县蟹螺藏族乡江坝村五组尔苏藏族（当地自称“鲁苏”，族群通称“尔苏人”，本书采用国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尔苏人”的称谓）的“还山鸡节”上，当萨巴（当地一种巫师的自称）王志全唱起尔苏人传统的创世史诗《觉里满姆》时，一群身着尔苏传统服饰的妇人坐在会场外的三根长条凳上，她们开心地闲聊着什么，不时弯下腰拿起身边的啤酒瓶，仰头喝上一口。在她们的头顶，白云悠悠，远山沉寂，大地无语。“还山鸡节”的会场上，王志全刚唱了一小段《觉里满姆》，便住口了。他退了回来，站在那群妇人身旁，一脸严肃，沉默不语。《觉里满姆》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了——“宛如獐子正在奔跑，突然停滞”。西班牙诗人、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莱克桑德雷用“如唇之剑”刺入人在宇宙之中的状况。他告诉



匆忙奔跑于人类每一处历史站台的我们，在尔苏人的皮肤下面有一场梦未能进行：他们的祖先到底是谁？从哪里迁徙而来？他们的“还山鸡节”意味着什么？“觉”到底是一块充满了什么内容的石头？亡者的“开路”仪式要将逝者的灵魂最终送到何方？“还山鸡节”仪式上多处出现的石板难道仅仅只是一块简单的节庆祭祀用品吗？

山风夹杂着鸟鸣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这一切疑问，夹裹在尔苏人的历史中，但历史多么像一把风中的谷粒，它被时光随意洒落在田地与坡坎之上，丢弃于森林与山谷之中。“在一片田野里/我就是田野的空白/无论我在哪里/我是那缺少的东西。”1990年美国桂冠诗人斯特兰德在一首名为“保持完整”的诗歌中，用一种非常自我的语言，表达了短暂的存在与永恒的虚无之间无休无止的争斗。这种个体的表述，其实也是历史面对我们自真显现的素描。而这个秋季，这幅素描就弥漫在尔苏人生活的每一处空间，在那里征服每一位深入此地的观望者与追溯者有限的感观：国内罕见的原始图画文字——萨巴图文，十分原始的宗教信仰，带传奇色彩的天文学知识，让人不可思议的创世神话，横断山中数百年隐姓埋名的离奇史事。这一切，使我眼前一个鲜活而真实的尔苏人的形象，慢慢变得如月晕般神奇而迷幻起来了。



▲ 马匹曾是蟹螺堡子对外交通与运输的主要工具



▲ 2009年9月，村民付正清用马匹搬运丰收的玉米

链接：

四川尔苏藏族分布概况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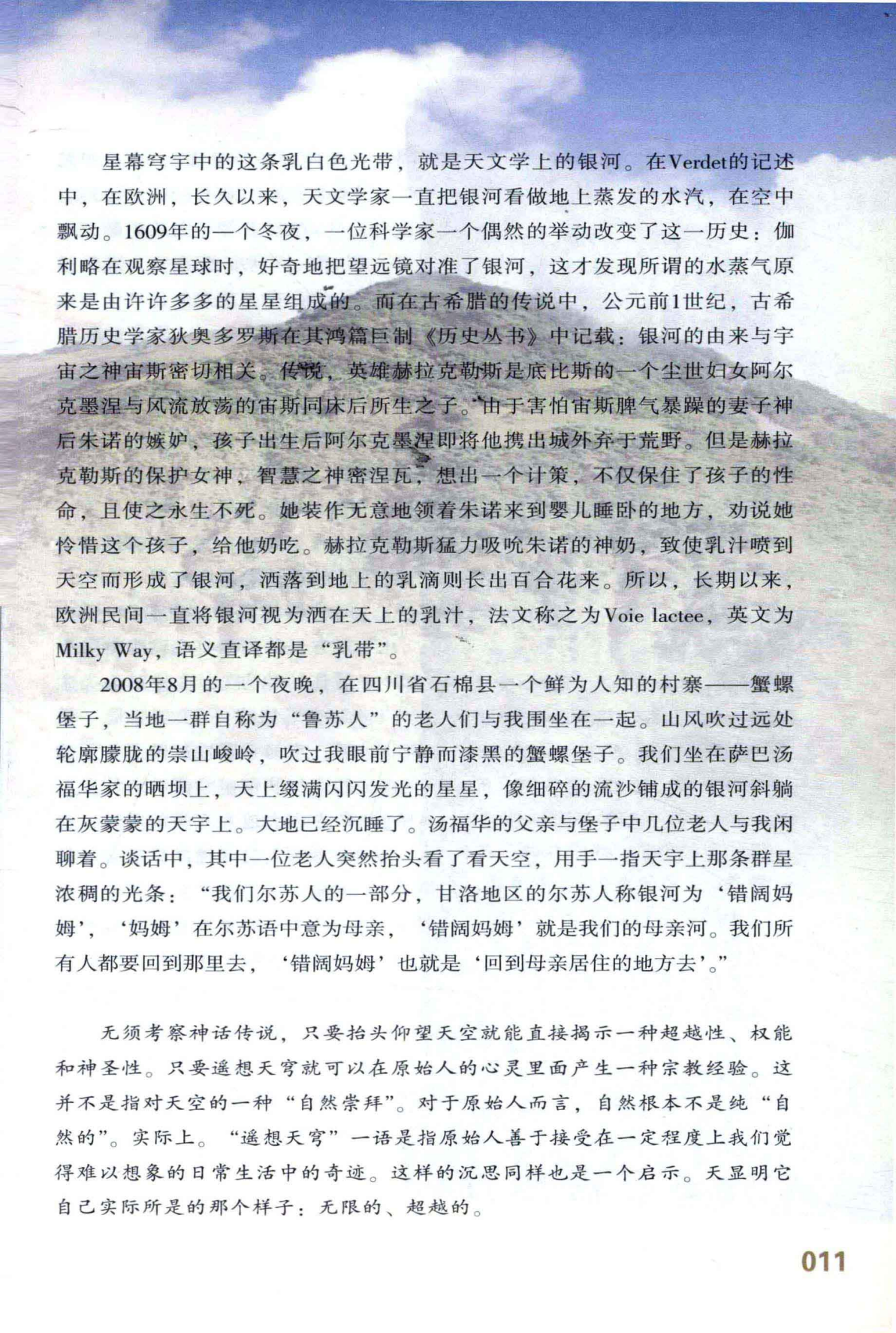
县	乡、镇
甘洛县	海棠、坪坝、清水、则拉、团结、玉田
越西县	保安、梅花、新民
冕宁县	城厢、惠安、宁源、复兴、巨龙、大桥、冶列、额基
木里县	保波、卡拉、麦地龙
九龙县	呷尔、斜卡、乃渠、八窝龙、湾坝
石棉县	蟹螺、安顺、新棉、回隆、永和、迎政
汉源县	小堡、河南

守望诸神的居所

“抬头望，巨大的银河穿过深邃广阔的天空，从我们头顶倾泻下来，真像一道气势磅礴的瀑布。那晶亮闪耀的密集的星群，恰似瀑布飞溅的水花。”美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艾温·威·蒂尔在《夏游记趣》一书中，用唯美的文字抒发出自己对星空中广茂银河的印象。而在巴黎天文台天文学家、长期研究古代天文学史的专家Jean-Pierre Verdet看来，我们眼中浩瀚而神秘的星空，是人类认知最深处的一道封印，它如阿拉伯神话中那个著名的“阿里巴巴”的山洞，在一千零一个黑夜中，每时每刻向苍穹下的眼睛显现着宇宙与星空的面孔，每时每刻又在苍穹上孤独保守着宇宙与星空的秘密。“诸神的花园”，Verdet用了这个带宗教意义的词语来形容星空。

在晴朗的夜晚仔细观察，就会看到一条乳白色的光带穿过整个天空，发出暗淡的光线。而黑色夜空的其他部分则满布明亮的星。

《诸神的花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星幕穹宇中的这条乳白色光带，就是天文学上的银河。在Verdet的记述中，在欧洲，长久以来，天文学家一直把银河看做地上蒸发的水汽，在空中飘动。1609年的一个冬夜，一位科学家一个偶然的举动改变了这一历史：伽利略在观察星球时，好奇地把望远镜对准了银河，这才发现所谓的水蒸气原来是由许许多多的星星组成的。而在古希腊的传说中，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在其鸿篇巨制《历史丛书》中记载：银河的由来与宙斯密切相关。传说，英雄赫拉克勒斯是底比斯的一个尘世妇女阿尔克墨涅与风流放荡的宙斯同床后所生之子。由于害怕宙斯脾气暴躁的妻子神后朱诺的嫉妒，孩子出生后阿尔克墨涅即将他携出城外弃于荒野。但是赫拉克勒斯的保护女神，智慧之神密涅瓦，想出一个计策，不仅保住了孩子的性命，且使之永生不死。她装作无意地领着朱诺来到婴儿睡卧的地方，劝说她怜惜这个孩子，给他奶吃。赫拉克勒斯猛力吸吮朱诺的神奶，致使乳汁喷到天空而形成了银河，洒落到地上的乳滴则长出百合花来。所以，长期以来，欧洲民间一直将银河视为洒在天上的乳汁，法文称之为Voie lactee，英文为Milky Way，语义直译都是“乳带”。

2008年8月的一个夜晚，在四川省石棉县一个鲜为人知的村寨——蟹螺堡子，当地一群自称为“鲁苏人”的老人们与我围坐在一起。山风吹过远处轮廓朦胧的崇山峻岭，吹过我眼前宁静而漆黑的蟹螺堡子。我们坐在萨巴汤福华家的晒坝上，天上缀满闪闪发光的星星，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灰蒙蒙的天宇上。大地已经沉睡了。汤福华的父亲与堡子中几位老人与我闲聊着。谈话中，其中一位老人突然抬头看了看天空，用手一指天宇上那条群星浓稠的光条：“我们尔苏人的一部分，甘洛地区的尔苏人称银河为‘错阔妈妈’，‘妈妈’在尔苏语中意为母亲，‘错阔妈妈’就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所有人都会回到那里去，‘错阔妈妈’也就是‘回到母亲居住的地方去’。”

无须考察神话传说，只要抬头仰望天空就能直接揭示一种超越性、权能和神圣性。只要遥想天穹就可以在原始人的心灵里面产生一种宗教经验。这并不是指对天空的一种“自然崇拜”。对于原始人而言，自然根本不是纯“自然的”。实际上，“遥想天穹”一语是指原始人善于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觉得难以想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奇迹。这样的沉思同样也是一个启示。天显明它自己实际所是的那个样子：无限的、超越的。



▲ 鲁本斯 (Rubens, 1636 ~ 1638) 的《银河的起源》

链接：

银河与乳房的神话学隐喻

在银河与乳房(乳汁)的神话学交互感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滋养生命的源泉，乳房与乳汁(银河)原始的神话学意义与最初农耕文明“丰产崇拜”之间关系的痕迹：大地(乳房)与丰收的谷物(乳汁)。而尔苏人的“错阔妈姆”，除了有类似的“丰产崇拜”的隐意，它也代表着故土与家园。从神话学角度，这一指代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来自曾经丰产的土地，抑或，我们(亡灵)要回归于那片曾经丰产的土地之中。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觉里满姆》总会出现在包括农耕祈福、上山祭祖与开路送灵仪式在内的“还山鸡节”上。

《神圣的存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在西方著名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看来，宗教神圣的存在，首先便是“天和天神”的存在，“‘最高的’自然成为这个神灵的特点之一。在人类难以企及且布满星星的地方充满着超越的、绝对真实的、永远存在之神圣尊荣。这些地方乃是诸神的住所”（《神圣的存在》，第36页）。从比较神话学角度来看，欧洲民间将银河视为“乳带”，而在东方，尔苏人将之称为“母亲居住的地方”，这种对人类生命的遥想在东西方都是一致的，它的无限性超越了不同的国度与肤色。“诸神的住所”，牵连出大地上人类的眼球，也维系着人类深邃的思想与某种永无止境的追求：“蒙昧人把一些个别的星星看作是有灵性的物体，把星座看作是天之创造者，或者看作是他们之中的一些成员，或者看作是跟他们有联系的物象。”（《原始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页）

光从东西方这些以“奶水”或“母亲”比喻银河的神

话文本上，我们也许可以判断与分析出神话的结构与产生的意旨，但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看清它们起初的真实与曾经的语境，就像在这个群星之下的夜晚，我身旁这一群至今族群身份扑朔迷离的尔苏人，交谈与凝视中，我只能隐约感觉到他们历史存在的肖像，在肖像背后的空间，历史那真实的一切却早已无声无息穿透肖像外显的面孔，它已然消逝，抑或，真正远去了……

一个堡子的地理肖像

2008年8月，从成都坐上旅行客车，长途奔波近八个小时后，我终于来到了石棉县。在县城留宿一夜后，第二天，坐上蟹螺乡提供的越野车，一路翻山越岭，我第一次来到了大山深处这个尔苏人集中聚居的村寨。

在石棉县，这个一直被称为“蟹螺堡子”的村寨，其存在的历史显然比1952年才建制的石棉县更为悠久。堡子位于石棉城西，在大渡河一级支流松林河南侧的一条溪沟中，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堡子距蟹螺乡政府驻地5公里，距石棉县城23公里，但至今只有一条简易公路通向山外，公路沿沟绕岭，崎岖颠簸。在旧时，蟹螺堡子位于松林河南去冕宁的古道北端，是松林河东西和南北交通的要冲。当地尔苏语称此地为“蟹螺堡”或“蟹螺堡子”。地名称谓中的“堡子”原为清代的村寨称谓，而关于“蟹螺”之名的由来，在当地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相传很早以前，堡子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浩如烟海的海子，海子中盛产螃蟹和海螺。后来湖水从罗克山下、碾房沟坝边的一个深不可测的当地称为“金洞子”的岩洞中流走了，海子便不复存在，只空余下“蟹螺”之名与一个令当地人望而却步的岩洞。《石棉县地名录》一书中对此地名称的由来便采用了此种传说。另一种说法是“蟹螺”为汉语音译，尔苏语本意为“麦秧子”，即箭竹。“蟹螺堡子”意为“长箭竹林的地方”。

历史上，此地原属清代松林地土司所辖“四十八堡”的“下八堡”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实行土地改革，1952~1953年间，当地成立蟹螺堡子互助组，接着实行合作化，成立初级社，属刚成立的蟹螺乡江坝村三组。1957年，江坝村成立高级社，采取军事化的连排建制，蟹螺堡子为蟹螺乡第三连第三排。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蟹螺堡子为蟹螺公社江坝大队第三生产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7年，江坝村细划三个生产队为六个生产



▲ 蟹螺堡子地形草图

小队，蟹螺堡子为蟹螺公社江坝大队第五小队。1980年，撤销公社建制，恢复乡建制，改为蟹螺乡江坝三队。1981年11月成立蟹螺藏族乡（以下简称“蟹螺乡”），当地划为蟹螺乡江坝村第五队。第二次土地承包时改生产队为村民小组，此地成为蟹螺乡江坝村第五村民组，或简称蟹螺乡江坝五组。由于“公社化”建制时间延续较长，村民至今仍习惯称“组”为“队”。

2008年8月的蟹螺堡子，我眼前的一切，仿佛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堡子群山环卫，山绿如屏。松涛阵阵，水清如洗。堡子外，农人正在烟雨朦胧的田地中耕种劳作；堡子内，鸡群在巷道中自由漫步。一切有如陶渊明《归园田居》笔下如梦如幻般的田园美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自然的风光与山水每每总是与人现实的生活存在着某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差别，采访中，当老人们用尔苏语为我唱起一首尔苏民歌《高山的人》时，生存环境的恶劣与尔苏人的坚韧，淡淡的忧伤夹杂着无可奈何的哀愁，这一切，从歌声中如悄无声息的雨雾般浸润开来：“高山的人苦，矮山的人甜；高山雨绵绵，矮山晴悠悠；高山种的是地，矮山种的是田；高山的女儿嫁矮山。”在这首尔苏人流传已久的民歌中，当地的村民称自己为“高山的人”，这是一个模糊而相对的称谓。在海拔表上，这里村寨海拔高度只有约1100米，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高山，但贫瘠的土地加上长期与世隔绝的现实，使